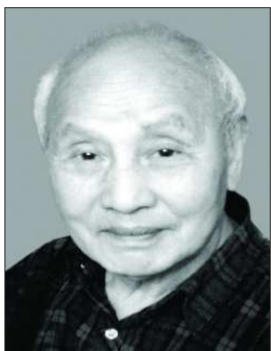


岳父大人与他的花菜园子

□刘博文

逝者档案



姓名: 胡定光
终年: 85岁
籍贯: 四川达县
生前身份: 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我的岳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 响应党的号召, 由川大毕业分配至山东师院中文系。1956年考取北京师大苏联文学研究生, 毕业后回校, 不久被调入中科院山东分院教育研究所。该所下马后, 他经省委宣传部人事处下调到济南市十六中教授中文、俄文和英语。直到“文革”结束, 才调回山师。

岳父喜欢看书, 刻苦钻研业务, 是典型的书呆子, 养花种菜是他的业余爱好。记得1982年1月, 我大学毕业之初, 与相识不久的恋人一同到她家, 去见未来的岳父岳母。岳父身材不高, 胖瘦适中, 凹陷的双眼炯炯有神, 面容慈祥, 和蔼可亲(岳母身患疾病, 行走不便)。那时, 岳父家住在山师二宿舍十号楼一层(现在这三层高的旧楼房早已拆除, 建起了新的高层宿舍楼), 他忙里偷闲, 在房前屋后种满了花草果蔬。门前的公共走廊里摆满了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盆花, 就连几间面积不大的房屋的窗台上下也堆满了各色花草。成果最为显著的还是房前的花菜园子, 公家垒砌的砖墙围子约有20平方米, 面积不大却绿意盎然。我每到周末去岳家吃饭时, 总要站到花菜园子里观赏半天。依稀记得曾种过的庄稼有萝卜、白菜、丝瓜、南瓜、冬瓜、黄瓜、茄子、辣椒、玉米、山药、洋葱、扁豆、小葱、向日葵; 果树有石榴、葡萄、枣树、梨树; 花卉有杜鹃、月季、仙人掌、兰花、夜来香、栀子花、吊兰、蝴蝶兰、君子兰等等。物种齐全, 错落有致, 可谓一景。

岳父多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每早起床后, 都要先到园子里忙碌一番。为果蔬浇水施肥, 为花卉剪枝修叶, 消除病虫害, 即使夏季蚊虫叮咬、冬季寒风刺骨, 也全然不顾。由于精心种植和养护, 园中的植物长得既茂盛又水灵。岳父的业余时间一半是在自家的园子里度过的, 家中看不到他的身影时, 定能在园中找到他。每到吃饭时间总要喊上多遍, 时间长了孩子们也有了经验, 先把岳父用于锄锄钩钩的小铲子从他手中夺过来, 回屋吃饭才成为可能。

左邻右舍路过花菜园子, 看到岳父忙碌的身影时, 常要近前搭讪, 说上几句赞誉之词。岳父岳母生长在南方, 说的一口浓重的四川乡音, 他们为人忠厚、心地善良, 与邻里关系也十分融洽。每到蔬菜、果实成熟之季, 总会采摘一些, 与邻里分享丰收的喜悦。

在多年精心经营下, 岳父的花菜园子在周围宿舍区渐渐有了些名气。一些馋嘴顽皮的孩子也趁夜色翻墙入院, 摘些树上的桃李瓜果及向日葵。对此, 岳父倒显得心境平和: 孩子们愿吃就摘吧, 反正我们也是吃不了的。但对一些苦心种植的蔬菜却又显出偏爱之情: 记得一次园中一个生长了一夏一秋、重达十多斤的大南瓜被人摘去, 岳父心疼了许多天。

1985年, 岳家搬进了山师三宿舍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屋, 房子虽然比原先宽敞了许多, 但却没有了楼前的园子。这对于他多年形成的种养嗜好显然是一种无情的“扼杀”。寂寞难耐的岳

父先是在家中阳台上养满花草, 又在大花盆里栽起了石榴, 花盆中的果实竟能结得一个个跟拳头般大小。

家中不能满足他的身手后, 岳父便在楼前靠近宿舍院墙处, 开垦了约有八平方米的园子, 开始了他的精耕细作。居住在楼上不便浇灌, 岳父便用一桶桶、一盆盆的洗菜水、淘米水浇花种菜, 还用草木灰等作原料, 自制了天然的农家肥料。天道酬勤, 不到半年工夫, 园子便生机勃勃, 像模像样了。他心灵手巧得像个农艺大师, 在巴掌大的地盘儿上, 在盆盆罐罐中也种出一些名堂来: 有些难以成活的花卉, 经他一养都会奇迹般枝繁叶茂; 有的果树不仅能够莫名其妙的嫁接成活, 甚至还能结出苹果梨之类的果实; 他栽的月季仅品种就多达几十种, 个别的还属国内稀有。果蔬什么季节下种, 如何浇水护养, 花草各自抗干喜水等特性, 岳父均能说得头头是道, 做得井井有条。说来奇怪, 没见他看书研究, 竟能无师自通, 自学成才。

岳父是一个知识功底扎实、做事认真且极有毅力的人, 若不是工作变故, 专业半途而废, 成就一番事业决非梦想。因此, 子女们常常忍不住调侃他: “上大学投错了行, 若学农艺肯定会有大的成就, 说不准还能成为袁隆平第二呢。”

经营自家的花菜园子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社区家属委员会在清理脏乱差和拆除违章建筑时, 执意要清掉岳父的花菜园子。在告示几天后, 家委会主任带着一伙勤工俭学的学生, 手拿铁锹、扫帚, 欲强行拆除篱笆。

岳父以他年迈的身躯阻挡着, 同他们据理力争。岳父是个性格倔强且认死理的人, 他百思不得其解: 我养花种菜不会对宿舍区造成任何影响, 还会美化环境, 何错之有? 家委会看老人如此固执, 不敢贸然行事。后经我(时任学校保卫处长)出面调解, 家委会才放过一马。

几年前, 岳父一家又搬到了市区南部面积更大的新房。虽然楼前没有了自家的园子, 但这依然难挡岳父养花种菜的热情。没有多长时间, 室内的花盆草罐又渐渐地多了起来, 楼前荒地也被一块块开垦出来, 并种上了瓜豆。老人隔三差五还要骑车或乘公交到山师北街老宿舍区里拾掇原有的花菜园子……老人家对花菜园子的情难以割舍, 甚至痴迷到了极点, 花菜园子真正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

岳父大人业余生活中的三大爱好令他终生受益: 作诗使他思维敏捷, 多年写下了大量极富情感的忠党爱国和歌颂美好生活的诗词; 冬泳给了他健硕的体魄, 80多岁的老人坚持冬泳20年, 为山东省老年冬泳协会争得了多项荣誉; 养花种菜陶冶情操, 一生辛勤的耕种养护、美化家园, 让他精神矍铄、容颜焕发。

岳父于2009年9月23日, 在齐鲁医院突然病情恶化而去世, 他的离去让我们家属子女倍感悲痛。岳父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7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是济南市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委员。他一生俭朴勤劳, 正直善良, 爱岗敬业, 是子女们学习的榜样。作为长婿, 悲痛之余, 写此文聊以慰藉, 愿岳父大人长眠九泉瞑目安息。

诚实, 你准备好了吗

□孙仁谦

那年, 我们班来了一位新班主任, 姓杨, 大头方脸, 很魁梧的样子, 就像电影里的正派人物。

杨老师教语文。杨老师上第一堂课时, 并没拿课本, 在讲台上站一站, 往台下打量了一眼, 接着在粉笔盒里抄起一根粉笔, 回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大大的字, 用手指头点着, 问: 这两个字怎么读?

我们一看, 就嬉笑着念道——诚实。

杨老师也笑了: 很容易是吧, 可是你们做到了吗? 把课本收起来, 这节课咱们就讲这两个字。然后, 杨老师简单地讲了讲这两个字的含义、诚实对人生价值观的影响、为人处世要诚实等等。他说的那些话, 有的我们明白, 有的就模模糊糊。接着, 杨老师说, 诚实, 关键是怎么做, 而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更重要, 所以在咱们班就提倡讲真话, 要诚实, 能不能做到?

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能。杨老师这么说的, 也就真是这么做的。

就这样, 班上说真话实话成了习惯。

这天是数学老师的课, 不知什么原因, 上课铃响过很久了, 数学老师也没来, 这时同学们就开始说话, 我和前桌的一个男生掰开了手腕, 不是他掰倒了我, 就是我掰倒了他, 还互相不服气, 声儿就出来了。就在我俩各自大叫了一声为自己鼓劲的时候, 数学老师一步跨进了教室。他显然是听见了喊声, 走上讲台把课本往课桌上一

放, 就向台下扫了一眼, 谁喊的, 过来吧。

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就打在我俩的身上。无奈, 我俩一前一后, 耷拉着脑袋走到了讲台跟前。

数学老师问, 说说吧, 谁喊的, 喊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实话吧, 这样不是处罚就轻吗。我嘟哝了一句, 我喊的。那个同学肯定抱着和我一样的心思, 也低声说了一句, 我喊的。

数学老师低头看了看我们, 再说一遍, 谁喊的? 老师肯定认为我俩有一个在撒谎。

这次我俩没迟疑, 争着说, 我喊的, 我喊的。

老师追问了一句, 大点声, 谁喊的?

我俩抬起头, 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喊的。

数学老师乐了, 嘿嘿着, 想当英雄啊。后边同学听着也哈哈地乐, 老师抄起了教鞭。

看来说真话是不行了, 那就撒一次谎吧。我小声说, 他喊的。哪知那个同学也这么说。数学老师火气大了, 还撒谎, 把手伸出来。还没等我俩把手抬起来, 老师的教鞭就下来了, 一人两教鞭。打完了, 数学老师摇着教鞭, 这会儿我想听听你俩再说什么。

这次我俩谁也不吱声, 不知该怎么说了, 是真话还是假话? 世上有第三种话吗? 我俩不知道。

下课后, 数学老师就把我俩交给了班主任杨老师, 把情况也跟杨老师说了。

杨老师和颜悦色地问我俩, 平时我是怎么教育你们的,

还记得吗?

我俩赶紧说, 记得, 说实话, 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好, 那你们说说是怎么回事? 杨老师看着我们。

我俩就把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 完了杨老师问, 你俩都喊了, 数学老师说的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呀?

我俩赶紧保证, 说的句句是实话。

杨老师说, 那这么说, 是数学老师错了……

我俩谁也不敢说了, 我们哪敢说老师有错误, 错误都是学生的。

这时, 上课铃响了, 杨老师也走了, 让我们在那儿好好想想, 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回去。

杨老师走后, 我俩就小声嘀咕了一阵子, 决定说是我喊的, 他害怕也就争着承认喊了。

杨老师回来后, 我们就把事儿说了, 杨老师很满意: 学生就得学着说实话, 做诚实的人, 这样将来才能立足社会。

可我俩一直不明白, 老师教育我们诚实, 可是他们做好让我们诚实的准备好了吗? 就像社会上这个教育那个号召层出不穷, 可谁给这些教育理念存在的土壤呢?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小脚婆婆

□贾益芹

我的婆婆心灵手巧, 据说是我的老婆婆花了一个月“考察”相中的。其实婆婆个子矮小, 相貌也一般, 只是皮肤白净, 小脚是真正的“三寸金莲”。为什么家世还算殷实, 当族长的老公公和挑剔的老婆婆会挑中这个看似平常的儿媳呢? 后来的六十年证明了老婆婆独到的眼光。

当年王家已是两代单传, 迫在眉睫是让这个人丁单薄的家族兴旺起来, 婆婆不负众望, 接连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到了四十岁, 婆婆决定不生了, 一是操劳劳累身体逐渐衰弱, 二是家境已大不如前, 孩子多, 吃饭穿衣是大问题。可是不遂人愿, 四十岁又生了一个“小五”, 婆婆既喜又忧。这时城里有个大户人家没有孩子, 想抱一个男孩, 经过再三考虑, 婆婆最终没有舍得把“小五”送人。这个“小五”长大后成了我的丈夫。

婆婆在老家是小有名气的巧娘。她剪纸的花样从来没有重复过, 谁家结婚都要拿一把喜糖请婆婆剪几张贴到新房。婆婆剪的“喜鹊登枝”、“红梅花开”、“喜结连理”等, 都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婆婆绣花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婆婆脚上的绣花鞋一直是老年人学习的范本, 我的儿子从出生到5岁, 衣服、鞋子都是婆婆一针一线做的, 特别是虎头鞋和各式绣花的小鞋, 让城里人羡慕不已。

每次回老家, 婆婆很少在家, 要么是去哪个庙上香了, 要么是谁家有事, 她又颠着小脚去帮忙了。我们回老家时常碰上庄里乡亲给婆婆送东西: 一碗渣豆腐, 几个煎饼, 几块槐花饼等。婆婆一辈子乐善好施, 人缘在庄里好着呢。

去年十月初二是婆婆的八十大寿, 在外工作的六个儿女都早早赶回老家, 儿子为奶奶挑了一个写着“寿”字的大蛋糕, 在饭桌上, 婆婆穿着我刚为她买的大红色羊毛衣, 望着一大群长大成人的儿孙们, 高兴地合不拢嘴。

婆婆颠着小脚养育大了她的几个儿女, 又颠着小脚抱大了她的一群孙子、孙女。可能因为丈夫是么儿, 对老母亲感情特别深厚, 爱屋及乌, 我对婆婆同样也充满了敬佩与爱怜之情。每到冬天, 丈夫总会接婆婆到城里来住, 婆婆年龄大了, 腿脚不灵便, 于是一周一为婆婆洗澡就成了我的既定作业。看着婆婆眼中的感动, 我的内心也热乎乎的。而早上起来, 看到婆婆早已擀好的鸡蛋面条, 我的眼窝同样湿润。丈夫嗓子不好, 每年的冬天婆婆总要在村子那盘老石碾上把甜杏仁碾碎, 再浇上蜜炒成杏仁蜜给丈夫冲水喝。丈夫每每喝在嘴里, 甜在心里, 享受着母亲永恒的爱。

都说婆媳关系难处, 但是我与婆婆的关系却非常好。她常说: 我是她烧香拜佛求来的好媳妇, 我却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做她老人家的儿媳, 因为从她身上, 我学到了传统女性的隐忍、勤劳与贤惠。

现在我们的老家因为原始与古朴成了全国的写生基地, 婆婆的小脚更引人注目, 很多外地人抢着和婆婆照相, 我常常开玩笑, 说婆婆现在上镜率可高了。

一个慈祥目的老太太, 穿着对襟小棉袄, 颤巍巍地走在古朴的小山村的石板路上, 多么和谐自然温馨的画面! 我愿这幅幸福的画面十年、二十年、永远地留下来……